

安徽農業生產經驗

第一集

中共安徽省委辦公廳編

中共安徽省委辦公廳編

安徽農業生產經驗

第一集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合肥

安徽農業生產經驗

第一集

中共安徽省委辦公廳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德勝門內 伏勝宮)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貳號

地方國營合肥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安徽分店發行

書號：210·787×1092 耗 1/26·12 $\frac{8}{13}$ 印張·193,000字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合肥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號：4102·52 印數：(號)1—220,075

定價：(特)0.80元

編者說明

我們遵照毛主席關於每年編一本書，推廣先進經驗的指示，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開始進行本書的編輯工作。當時預定出版日期為一九五六年一月。後來，因為一月下旬省第一次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和一九五六年二月省第三屆農業勞動模範代表會議反映了不少農業豐產的典型事例和先進經驗，需要把它收集在本書之內，因而延長了編輯工作的時間，所以出版日期就推遲到現在。

收集在本書之內的稿件，共計七十二篇，約計十九萬字。絕大部分都是關於改進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方面的東西。其他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情況以及生產規劃、生產管理方面的稿件，將另編一部書，分集出版，故未把它收集在本書之內。在本書七十二篇稿件中，關於“推行三項改革”的工作經驗及綜合性材料計七篇，“擴大複種指數”四篇，“發展高產作物”十五篇（“雙季稻”七篇，“改種水稻”四篇，“玉米、薯類”四篇），“提高耕作技術”二十篇（包括造林經驗二篇），“發展耕畜和副業”十篇，“興修小型水利”五篇，“大量積肥造肥”七篇，“除害”四篇。為了便於讀者通過各個典型事例來了解本省推行“三改”的情況和成果，所以作了這樣的分類和排列。

收集在本書之內的七十二篇稿件，其來源有六：一是由各地委、縣委及個別區委專門寫來的（計二十四篇）；一是由省級有關部門供給的（計十三篇）；一是省第一次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和省第三屆農業勞動模範代表會議的代表發言稿

或訪問紀錄（計十二篇）；一是“安徽日報”、“農村工作通訊”、“安徽農業通訊”等報刊上已發表的文章（計十五篇）；一是各地委、縣委的工作報告（計七篇）；一是省第三次黨代表會議的發言稿（計一篇）。

本書各稿的原來寫作時間是早遲不一的，有的是最近的，有的是幾年前的，屬于一九五六年的計三十六篇，屬于一九五五年的計三十四篇，屬于一九五四年的計一篇，屬于一九五三年的計一篇。關於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的二篇材料，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年，但是，因為這些材料還有一定價值，可以說明某些問題的歷史發展情況，所以也把它收集在內了。

所有收集在本書內的稿件，均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同時，我們為了提倡積極創造精神和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故又在每篇之前寫了一點按語。

這本書，從收集的稿件來說，雖然包括了我省農業生產的各个方面，但是，還未能充分反映我省農業生產的全貌。例如許多水稻、玉米及其他農作物的豐產典型，還未收集到應有分量，特別是淮北地區的溝洫、台田、莊台和沿江地區的排澇灌溉、山區的谷坊等小型水利工程，則全未編入於本書。這個缺點，就只能等待於續編第二集、第三集的時候來彌補了。

我們沒有為這本書專寫序言，而是以曾希聖同志所寫的“關於農業生產三項改革工作的幾點體會”的文章（原載“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八日）作為本書的代序。我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為這本書的大部分稿件都是反映我省三年來關於農業生產三項改革工作的情況和成就，同時，曾希聖同志的文章也正是總結這方面的經驗。特別是在文章中所提出的要鑽、要學、要與右傾保守思想作鬥爭、要加強領導等四個關鍵性問題，完全符合於本書編輯的宗旨，所以就以這篇文章作為代序而沒有為本書專寫序言了。

關於農業生產三項改革工作的幾點体会

(代 序)

關於農業生產三項改革工作的幾點体会

(代序)

中共安徽省委書記 曾希聖

安徽省推行農業生產的三項改革（簡稱“三改”），到現在已經三年了。一般說來，進行的情况是良好的。第一、推廣速度很快。1953年，即提出“三改”的第一年，按“三改”的要求進行生產的只有199.5畝，占全省產糧地的比率數很少；1954年達到5,392,036畝，為1953年的27,000倍，占全省產糧地的7.6%；1955年就達到23,039,518畝，為1954年的4.3倍，占全省產糧地的32.45%；今年預計可以達到4,000萬畝左右，比去年約增加1,700萬畝，占全省產糧地的56%強。第二、增產數量不小。1954年雖然遭受了特大洪水，但實行“三改”的結果仍然增產了67,000多萬斤糧食，減少了水災的損失；1955年全省共增產糧食47億斤，其中由於實行“三改”而增產的為27億斤，即按“三改”辦法進行生產的土地平均每畝增產117斤。第三、幹部和群眾反映很好。不少幹部說：領導生產，以前是渺渺茫茫的，自從推行“三改”以後，就有門路了。農民有的贊揚“三改”說：“‘三改’好，‘三改’好，莊稼的好法寶，能避災，能抗澇，自從實行‘三改’後，多收糧食多收

草。”有的贊揚“旱地改水田”說：“旱地改水田，一年抵三年。”有的贊揚種早稻說：“種早稻，處處好，旱不到，澇不了，稻虫沒出世，稻子早收了。”有的贊揚種雙季稻說：“雙季稻，大膽幹，兩季收了高產量，就是受了災，東方不亮西方亮。”（意思是說總能收一季）有的贊揚種馬鈴薯說：“馬鈴薯，產量高，成熟期短不怕澇，能當糧，能當菜，市場交易價錢好。”總之，由於實行“三改”避了災，增了產，廣大群眾都很滿意。在全省範圍內把它普遍推廣，已經不是怎樣困難的問題了。今年是推行“三改”的第四年，我們原不打算再作什麼介紹了，但是由於許多同志的鼓勵和期望，因而只好就“三改”的提出和推廣的情況寫幾點體會。

“三改”內容雖然很平常，但它的提出和推廣却經過艱苦的鬥爭。在這些艱苦鬥爭當中，我們有這樣一些體會：

必須深入鑽研，找出問題的所在

1953年提出“三改”以前，安徽的生產情形是這樣：一方面，在全省範圍特別是淮北，發生連續不斷的嚴重水災（五年四災，其中1952年是最小的一次澇災，也淹了田地1,280萬畝，受災人口348萬），引起了廣大群眾和幹部的不安；另一方面，在沒有受災的地區，生產確有增加，農民生活大為改善。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以下幾種混亂思想：第一種是悲觀失望。有些人認為救災無底，生產無望，雖然消滅了蔣災，但消滅不了天災，治淮也無濟于事。有的幹部要求調離災區，不少群眾打算向外逃荒，生產情緒無法提高。第二種是依賴等待。抱有這

种思想的人，認為只有中央赶快修好淮河，多撥救济經費，生產才有指望，灾荒才能渡过。第三种是盲目麻痹。这一類人不理会灾情的嚴重困难，也不審查治淮的效果，照着“防洪不除涝”的老办法治理淮河。第四种是驕傲自滿。沒有灾情的地區的领导認為生產到頂，潛力已尽，并且說群众都是生產能手，用不着我們領導，只要合作社組織起來，就万事大吉了。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錯誤的思想偏向？怎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產情緒？怎样才能遭到灾害的情況下保證較多的收成？怎样才能克服我們面前的实际困难和減少中央的救灾支付？當時，省委認為这些問題是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所必須解決的問題，是我們的領導工作能否發生应有作用的問題。因此，对这些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不論做什麼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物的關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毛澤东选集163—164頁）我們就是根据这个原則來進行鑽研的。

我們鑽研的問題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幾個問題：

一、安徽（特別是淮北）灾情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对这个問題，我們搜集了許多歷史資料，証明每隔兩三年就有一次程度不等的灾害出現。根据“淮系年表”的記載，淮北地區在兩千年內曾發生过大小灾害 980 多次，平均每兩年一次，大約涝旱各半。这就使我們了解到淮河灾害的經常性和嚴重性。

二、安徽水灾為什麼这样嚴重？一般的究竟發生在每年的什麼時候？对这个問題，我們从三方面進行了研究。

首先，从气象方面，我們理解了：印度洋的熱气团，由于

風向關係，常常在每年6、7月的時候開始和北面的冷氣團交接于江南或者交接于淮北而形成暴雨，如果這兩種氣團相持不動，就在这个地區形成連續性的幾個暴雨中心，所以常在7、8、9月之間發生嚴重水災。每年的秋冬和春夏少雨，水量不夠莊稼需要，所以常常形成旱災。為了証實這種情況，我們又在淮北的許多地方，根據老年人的回憶和縣志的記載，作了一百多年災害的調查，証明水旱災害大都在這些時候發生；並且証明每10年到30年內有一次較大的洪水災害，5年左右有一次嚴重澇災。這就使我們了解了淮北地區發生災情的時間性，也可以說是一般的規律性。

其次，對地形條件和社會根源也作了分析。安徽處在淮河的中游，又處在洪澤湖大堤的上游，下泄的水受了束縛，所以每逢汛期，上面來水不小，下面排泄不大。如1954年汛期上游來水175億立方公尺，中游本身的水285億立方公尺，共為460億立方公尺，但三河壩流出的只有153億立方公尺，還有307億立方公尺停滯在洪澤湖以上。湖澤裝了237億立方公尺，停滯在蚌埠以上的有223億立方公尺。從這裏就可以知道安徽洪水情況的嚴重。在長江方面，安徽處在東、西涼山之上，情況也和淮河相同。淮河的特點是：一面臨着廣大平原，河床小，比降小，流速慢，沉淀多，易于淤塞，容易發生澇災；另一面則緊靠大山，來水陡而急，容易形成洪水災害。另外，淮河曾多次遭受黃河侵襲，特別是花園口掘開以後，大小河道更加淤塞墊高，泄洪系統完全被破壞了。因此，每當暴雨到來，幹河的水高于支河，支河的水高于平地，年年發生大小不等的澇災。

再次，我們從耕作情況方面研究了這個地區容易受澇的道

理。淮河流域雨量集中在七、八、九月，但比長江以南的雨量还是要小一些；其所以容易成灾，是由于芝麻、綠豆不耐水，雨水稍大，就被淹坏或淹死。但如果种稻子，三、四百公厘的雨不僅無害，而且有利。可是，淮北人民为什么不按江南習慣种稻子，而按北方習慣种旱粮呢？主要是因为五、六月下种時候缺少雨水，插不下秧，同時七、八、九月也不是年年多雨，因此群众沒有能力也沒有信心种稻子。

三、我們比較了各种作物的耐水耐旱性能和播种期的早遲、成熟期的長短；并且調查了安徽地區長江南北和淮南北無霜期的長短情况。

我們做了以上这些基本工作，就進一步地考慮到怎样战胜灾害，怎样避開灾害，怎样發揮生產潛力，怎样做到花錢少、收效快等問題了。

在战胜水旱灾害方面，我們不僅沒有低估治淮的成績，而且強調了治淮的作用；但我們改变了那种只談“防洪保堤”、不講“除澇保收”的旧治淮觀點，改变了那种單純等待治淮的依賴思想。我們从避開生產中的不利条件和發揮生產中的有利条件这一个基本要求出發，提出了“改种避灾”、“改种增產”、“防灾与生產相結合”的办法，这就是我們所談的“三改”。

“三改”的內容究竟是什麼？第一个改革就是擴大秋冬播种面積，提高夏季收成比重和尽可能地增种一季晚秋，爭取在全年生產中三季連作，以擴大複种指數。这个办法的好处在于从季候中避開水灾和旱灾，从增种一季晚秋發揮气候的优越条件。第二个改革就是改种高產作物，改种耐水耐旱作物，改用

优良品种，以及旱地改水田，水田改旱地等等。这个办法的好处在于利用作物的特性抗禦灾害，利用品种的优越性提高產量，用因地制宜的办法預先防止灾害。第三个改革就是改变廣种薄收的陋習，改良耕作方法。这个办法的好处在于从改革生產技術上來提高產量。總而言之，“三改”內容是“耕作制度”、“作物品种”、“耕作方法”的改革，是在水利工程还來不及全面兴办的時候，一面避開水旱灾害，一面挖掘“天力”、“地力”、“物力”的有效办法。我們之所以只提“三改”的原因就在于此。

我們認為，“三改”办法是適合安徽情况的。它之所以能够適合安徽情况，是因为它是經過了認真的調查研究的結果。这是我們的第一點体会。

必須相信群众，向群众學習

我們虽然从气象、地形、耕作等方面以及歷史記載裏找出了和証明了安徽灾情的特點，虽然从作物的性能、从气候的优越条件，找出了減少灾害、挖掘潛力的三項改革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適合实际，究竟怎样实施，最初还是沒有解决的問題。我們終于把這些問題解决了。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努力學習，特別是要我們做一個小學生，向群众學習。我們遵循着這個門徑，進行了各項工作。我們除一面建立了一個小型試驗場來証明各種假設是否適用以外，最主要的是到農村中了解了許多耕作情况，向老農學習，找出了農村中原有的許多生產經驗。因此，就解决了我們原來所不能解决的許多問題。這裏

值得提出的有以下幾點：

(一) 提高夏季收成問題。最初，我們只想到擴大秋冬播種面積和在收穫了的窪地麥田裏移栽高粱這兩個辦法。這雖然是可行的，但是，單純擴大秋冬播種面積就要減少春地；如果完全採用移栽的辦法，就要多花勞動力。後來，群眾創造了“二壟靠”的間種辦法，就克服了移栽的困難，而且解決了麥棉以及許多作物的間種問題。結果，在擴大秋冬播種面積的情況下，不僅不減少春地，反而增加了春地。同時他們為了擴大夏季收穫量，還實行了許多套種、混種的辦法，如豌豆混種（兩項種子混合一起下種）不僅可以達到全苗，而且能夠繁殖根瘤菌為麥子增加肥料。

(二) 三季連作問題。三季連作不是一件容易推廣的事情。在最初，我們雖然也一再號召三季連作，擴大播種指數，但推行得很慢。後來，經過群眾的實踐，提出了“育苗移栽”

“套種間作”、“調劑品種”等三個解決茬口問題的辦法，局面就打開了。因為這三個辦法有一個共同的好處，就是可以爭取時間，克服常常因時間不夠而不能大量推行三季連作的困難。這三個辦法各有各的好處和缺點：“育苗移栽”能夠做到根深葉茂，但需要勞力較多；“套種間作”能節省勞力，但對幼苗的發育稍有影響；“調劑品種”（就是把生長期短的作物有計劃地按三季連作安排）是比較適當的辦法，但在霜期較長的地區，仍有調劑不易的困難。不過，只要我們能夠因地制宜，這三個辦法都是可以用來克服擴大複種指數的困難的。

(三) 種雙季稻問題。最初，我們也把握不大。特別是聽到雙季稻不能過嶺北或不能過江北的說法，就更加加大了我們

的顧慮。但是，我們在調查和總結了群眾中個別種雙季稻的經驗，確定了早、晚稻的品種和耕作方法以及發展了育苗、審秧等項技術之後，就發現了不僅江北可以種雙季稻，而且淮北也可以種雙季稻。因此，在1954年就大胆地在長江南北地區發展了雙季稻，1955年在淮北地區也進行了試種（已成功），今年在淮北也要逐步推廣了。

（四）馬鈴薯的退化問題。馬鈴薯是氣候冷的地方的作物，在氣候較熱的地方種植，不僅容易退化，而且不易保管。現在，由於薯窖的改良，已經克服了保管的困難；但退化問題的解決還需要繼續努力。我們已經在群眾中發現了不退化的薯種，學習和研究這個問題有了良好的資料，估計馬鈴薯的退化問題也是可以解決的。

（五）水利和肥料問題。擴大複種指數，水和肥料都要增加。我們也曾為這個問題擔心。但是，兩年來，在這些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創造。以往冬修，往往把塘水放掉，然後挖泥，因而耗水不少；現在實行帶水挖泥，每天挖的土方不但不比過去少，而且還多一些。還有一種辦法是把一部分沖田的田埂抬高，用以蓄水；採取這種辦法，不僅工程容易做，而且可以把另一部分沖田節省出來播種夏收作物，還可以在插秧的時候不用塘水，節省塘水供給夏季抗旱用。在肥料方面，不僅種兩季的田地可以再種一季綠肥，就是種三季的田地也可以套種一季綠肥。因此，綠肥可以大大增加。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說到肥料在某些地方的90%、某些地方的100%要由地方解決。我們認為，大量套種綠肥，將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措施之一。

諸如此類的辦法，還有很多，這裏不過是舉幾個例子而已。這些辦法，有的是由群眾原有的經驗提高起來的，有的是群眾的新創造。總而言之，都是從群眾那裏學來的。它們之所以適用，所以受群眾歡迎，所以能夠被廣大群眾的智慧充實起來，就因為它們是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的東西。這是我們的第二點體會。

必須頑強鬥爭，堅持到底

“三改”辦法提出以後，得到了廣大群眾的響應，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關懷。但是，也有不少人对“三改”辦法抱着懷疑、譏笑和非難的態度。我們沒有因為這些非難而動搖決心；相反，我們大胆地堅持下來了。毛主席一向教導我們要有鬥爭性，要打破迷信，要用“愚公移山”那樣的頑強性來進行工作。因此，“智叟”的話就不在我們的腦子裏起作用了。

究竟有一些什麼非難呢？在兩三年當中，我們親眼見到的和親耳听到的大概有這麼一些：

第一種是認為“行不通”。他們說“三改”的道理雖然說得過去，但實際未必如此。他們的理由是：擴大了秋冬播種面積（增加豌豆、蠶豆和麥子），就要減少春種（高粱）面積；增種了晚秋作物，就要延誤種麥子；實行三季連作，就剝削了地力，會減少來年收成；種雙季稻，不僅勞動力、肥料、水不夠，而且氣溫不足。因此，他們說“三改”是“得不償失”的辦法，是“行不通”的辦法。這種說法，初看好像有道理，但只要把問題揭開，就可以證明他們提出的意見不是經過細緻研究

的。他們以為“三改”是從辦公室空想出來的，殊不知我們已經調查研究了兩三年。就說土地數目吧，他們不了解，安徽共有9,100萬畝耕地，除去經濟作物，還有7,100萬畝地可以播種夏收作物；但是，實際播種的夏收作物同此數相差甚遠（今年夏收作物面積是最高的一年，也不過6,440萬畝）。他們不了解，採用麥、稻套種辦法，春地不但不減少，而且大量增加。關於種了晚秋作物就會影響種麥的問題，很明顯，他們不了解，在安徽已經有了解決三季連作的茬口問題的办法（這办法前面已經談了）；既然解決了茬口問題，事實上就不會影響種麥子。種雙季稻的氣溫夠不夠呢？最初，我們對這個問題也很擔心，但是，在研究了全省各地的溫度和無霜期的情況，並且找到了許多解決茬口問題的办法以後，我們就肯定了不僅江北而且淮北也可以播種雙季稻。淮北的無霜期有230到240天左右；雙季稻所需時間，包括下秧在內，兩季最多也不過200天。淮北溫度從4月到10月平均有23度左右，晚稻揚花時節（在白晝前後）的溫度在25度左右，也足夠雙季稻的需要。勞動力夠不夠用呢？第二季稻正穿插在夏收後秋收前的空隙中，人力畜力都有餘裕。關於肥料、用水以及“三季連作剝削地力”等問題，在合作化以後，農民生產情緒高漲，生產技術改進的情況下，完全可以解決。事實證明正是如此。如果仍然用舊腦筋來看這個問題，用富農留休息地的办法來處理缺少肥料的問題，當然只能得出“得不償失”“行不通”的結論。

第二種是認為“改不得”。他們說中國現行耕作制度是幾千年勞動農民創造的結晶，不容許輕易改變。他們美其名曰“勞動農民的創造”，實際上是為右傾保守思想打掩護。我們

当然承認中國勞動農民在農業生產上有偉大貢獻；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過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長期統治中國，造成了許許多多對於生產不利的情形。如淮北地區的廣種薄收，就是過去反動統治者只顧高度剝削，不解決水旱災害問題所造成的結果。又如好些地主把許多塘堰改成水田，就是他們只顧自己發財致富，不顧他人死活的作法。再如富農每年都要留出許多休息地（耕兩年休息一年），就是因他們土地多，而又不願意積肥生產，所以採取土地休息辦法來解決肥料不足的問題。這樣不合理的現象很多，如果不加以改革，農業生產水平就無法提高。當然，這種改革在反動統治時代是不可思議的；在土地改革特別是農業合作化以後，這些改革就有了基礎，農民的先進經驗就有推廣和發展的餘地了。

第三種是認為“太冒險”。主要是指改種馬鈴薯太多，改種雙季稻沒有把握。他們說“安徽沒有種馬鈴薯的習慣，而且薯種調得太多，無法保存，吃了苦頭才會知道”。又說“種雙季稻，氣溫不夠，難以成功”。這當然是他們的好意，但他們不了解，馬鈴薯的保存問題已經解決，種馬鈴薯的習慣早有基礎（過去安徽就有12,000畝種薯地）；他們更不了解，不大量發展早熟作物的馬鈴薯，就不可能避開低窪地區容易積水的困難。至於種雙季稻，條件既然如此完備（前面已經談了），而且已經試驗成功，又有什麼理由不要大種呢！現在來看，不是種得太多，而是種得太少了。為什麼有人硬說“冒險”了呢？原因就在於“爬行思想”作怪。

第四種是“找岔子”。如1954年我們曾號召留再生稻渡荒，有的因為缺乏經驗，收穫較少（也有的收穫很好），有人